



小橘灯

校园纯小说

我的忧伤 你不懂

陆梅◎著

实在闷得慌
他就走出教室在校园里闲逛
他对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熟稔得很
他知道哪儿能找到蝉冬眠的洞
哪种形状的淤泥是白脖颈红蚯蚓拉的屎
哪棵树掉下来的光不像光
像一片一片的白桦林



APG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橘灯·校园纯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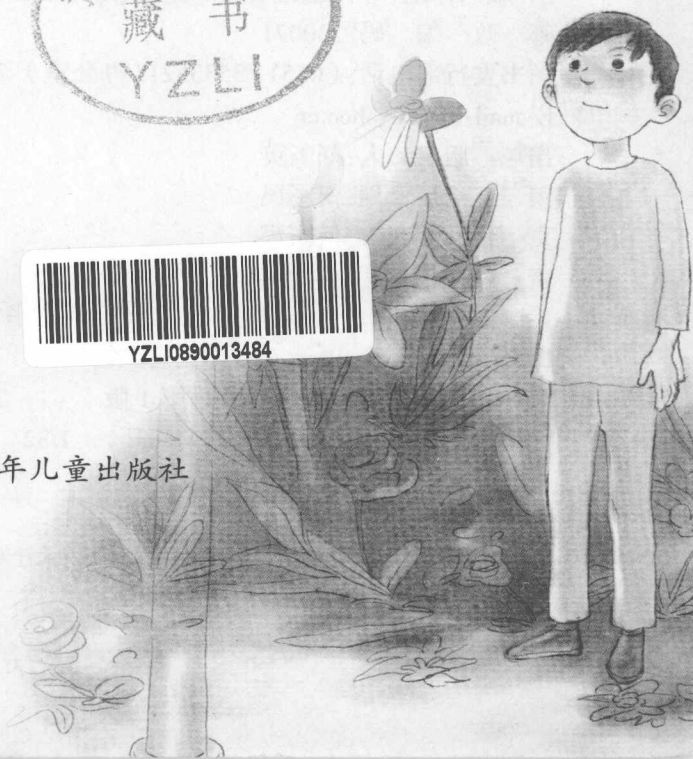
我的忧伤你不懂

陆梅◎著



YZLI0890013484

APG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忧伤你不懂/陆梅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3

(小橘灯·校园纯小说)

ISBN 978-7-5397-3574-0

I. 我... II. 陆...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2783号

WÓ DE YÓUSHĀNG Nǐ BÙDǒNG

我的忧伤你不懂(小橘灯·校园纯小说)

陆梅著

出版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者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图书发行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E-mail:ahse@yahoo.cn

出版人:刘玉英

策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何军民

责任校对:项本质

发行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字数:150千

印张:6.25 定价:14.00元

ISBN 978-7-5397-3574-0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1
我的草样年华	10
矢车菊的天空	20
永远有多远	29
等待奇迹	36
姊妹坡	43
上学记	53
一个人的童年	62
彼岸花	69
大舅的婚事	80
我的忧伤你不懂	93
女孩丹尼莎	108
蝴蝶和暴雨	114
哑女米莉	119
米舒欣的十六岁夏天	132
瞥见幸福的颜色	138
玛吉阿米	148
看夏荷盛开	166
一只猫的独白	178
远去的村庄	185
后记	193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北极？南极？牙买加？玉龙雪山？西藏？香格里拉？……要是在百度上搜一搜，你会看到很多“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有一天，收到一张寄自印度的明信片，上面写着：

小艾：

印度，瓦拉纳西

恒河边

这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是我亲密好友笑笑的一笔迹！我把明信片翻过来，庙宇殿阁的大红和明黄，正午天空的亮和蓝，繁茂枝叶的油绿古树，台阶码头上不同装束的信徒，白衣游人……我惊醒在色彩里，说不出一句话。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天堂、印度无关，和色彩也没多大联系。这个故事里的女孩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么说，好像是在暗示：下面我要讲的故事，



都是真的。

可事实是，为了要使一本书（一篇小说）能吸引我们，“就必须在它所虚构的故事与我们的经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我们自己的与存在于书页之间的两种想象力之间，建立起一种巧妙的联系”。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在他的《阅读日记》里的一句话。我把它拿来，仅仅是想给自己找个同盟。

可问题是：真实，或者虚构，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想象中。

这个女孩叫晋明。“‘无论魏晋’的‘晋’，明朝的‘明’！”第一次见面，女孩就很自来熟地拉住我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晋明，‘无论魏晋’的‘晋’，明朝的‘明’！我很喜欢看你在报上写的那些文章，猜想我们能成为朋友，就贸然找来了！”

我当时坐在座位上脑袋正发蒙，稀里糊涂被一个叫“晋明”的陌生女孩拉住手，说喜欢我，想和我成为朋友。一屋子的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们两个。我傻傻地坐着，双腿像是被地板胶住，竟没站起来。

我是一个记者，在一家报社上班。每天除自己写稿外，还要看很多来稿。大部分来稿句子干涩，信息闭塞，新闻价值少得可怜。如此等等，看多了就头疼，好像一只嗡嗡嗡嗡的小虫在脑袋里飞。

女孩来时，我正在发呆。发呆是让我觉得上班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偶尔外出采访，碰上激动人心的场面，亦

或仰慕已久的大家,却不必赶着发稿,也觉得有意思。)

我看着窗外的一簇簇新叶。那是报社门前的一个庭园,巴掌大的一片,却种了不少花和树。若是开花时节,黄色的月季、粉色的茶花、金黄的绣线菊、翩然摇曳的蝴蝶花,还有小叶杜鹃、灌木和藤萝……真正姹紫嫣红。

庭园里还有一棵枇杷树,正对着我的办公桌。这样,我发呆的时候,就不必空对虚无。天气好时,阳光透过簇叶,在树冠里晃来晃去,像无数盏绿色和金色的小灯。要是雨天,雨点打在枇杷叶上,细嫩的叶片承不住击打,一次次地弯腰低头,像是有着满腹心事的少女,恍惚而忧伤……

我这么说,其实是想告诉你:我对我目前的状态不满意——是状态,而不是生活。这话要是被母亲知道,肯定得被大大数落一番——“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学毕业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一个好工作;工作又不忙,上班还用打卡,太阳晒到屁股了才起床……”

母亲说的是事实。如此说来,我是否日子太好过了不知轻重?还是想给矫情找个理由,瞎折腾?老实说,我自己也说不清。

日子一天天过去,又一天天到来。每天老一套,看一堆枯燥无味的来稿。要是哪天突然不去了,也没人注意吧?办公室里的“老编”们一律不苟言笑,眼睛只对着自己桌角的一方天空。办公室里静得出奇。

有时候看着窗外的绿,感觉灵魂会出窍。莫非我的将来,就是每天的现在?空气里,闻得到一成不变的务实。而那些曾经感动过的、童年路上的纯真、诗意、美好、想象、



热情、信赖……渐行渐远。

我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什么？是不是变得愈益冷静和漠然？

这个拉着我手的女孩扎着两条小辫；眼睛大而清亮；脸蛋红扑扑的，跟后来的“晒伤妆”有一比。可当时王菲的“晒伤妆”还没流行，在城市里，长着这样一张“高原脸”，就很有些与众不同。

女孩从随身布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打开，是一张剪纸；再打开，又是一张剪纸……如此反复，挑出六张红红绿绿和蓝白相间的洒金剪纸，摊开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老旧的木桌子即刻开满一桌绚烂的花！

“都是你剪的？”我终于按捺不住，跳起来。女孩点点头。

“都是些什么花？”我指着朵朵花儿问。

“喏，这个是红花石蒜，又叫彼岸花；这个是萱草，知道萱草不？就是金针菜！初夏的时候，大片大片开在山坡上，每次坐火车回老家，我都会看到一山坡一山坡开满黄花的萱草，惊艳啊！还有啦，这个是木樨草，这个是矢车菊……”

我迷失在花草的海洋里。这个女孩，身上有着一股迷人的、高原阳光般植物的气息。我抬头，再次打量她。她像是有备而来，和我四目相接。我看到一泓清澈又不可测的深潭。

总觉得这深潭背后有什么……有什么呢？嗨，要是知道，也就不必如此琢磨了。

“有剪刀吗？”女孩把我惊醒。我从抽屉里翻出剪刀

递给她。她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看来早已备好的彩色纸，很熟练地折和叠，再很熟练地刀走蛇龙，一张普通的纸即刻开出朵朵清雅秀致的小花。纸展开的刹那，就像神奇的万花筒旋转出一个美妙的世界！

“哈！好看吗？——也送你！”女孩说着将剪纸轻轻扬起，又轻轻放在我伸出来的双手上。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千朵万朵的莲花，闪着隐隐的光亮，和着时间的水滴，叠涌而来。

女孩那天说了多少话，我记不确切了。我只记得办公室里一双双隐秘的眼睛和一只只盛开的耳朵。我心虚着，生怕这个陌生来客搅扰了一屋子的静。却又隐隐好奇，就像风吹皱一池春水……

如此这般，在我记住了这个热情四溢却又像是活在日常空间外的“高原女孩”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她的消息。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她突然地来，又突然地不告而别。

然而有一天，却接到一个电话——“嗨，小艾，你好哇！又在发呆吗？我在你们报社附近的白夜酒吧，出来一下，我请你喝咖啡！”

眶当，电话挂了，不给你思考的余地。

正是“高原女孩”晋明。

我怀揣急欲见一见的念头匆匆赶去。

酒吧间里音乐震天响，我在最里边靠窗位置找到晋明。白棉布长衫和牛仔裤，两条麻花辫闪着一朵一朵小花。红晕的脸添了一圈黑——更像高原女孩了。笑容却愈



发灿烂。

“Hi,小艾,好久不见!”女孩招招手从座位上站起来给我一个拥抱,扑面而来高原阳光般、似曾相识的气息。

桌上堆满了照片。女孩指着一桌子的照片说,看看,我拍的!

我坐下来看照片,一张张都是小孩子的影像,男孩、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甚至更小。他们都笑得很灿烂,双手举得老高,打着“V”的手势。有张特写,一个小女孩端着饭碗,和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大姐姐晋明面对面坐着,两人似乎聊得很开心,桌上堆着碗和碟,看来是在吃饭的间隙自拍的。

这些照片,晋明是在哪里拍的?是在她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谁家的孩子?……一个个问号盘旋在我脑海里。

说实话,我对这个叫晋明的女孩所知不多。这是我和她的第二次见面。我只知道她毕业于上海一所体校。和我一样,工作没多久。老家在湖北恩施。上面有三个姐姐,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她因此有个“破老四”的外号。

能知道的就这些。但是她在哪里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并不清楚。

我等着晋明跟我说。同时,心里对她阳光般的热情充满好奇。

晋明抿了口咖啡,告诉我一个我经验外的故事。

在我不知道她消息的两个月里，她回了一趟老家。她是请假去的。（大学刚毕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她在上海一所中学做体育老师——暑假还没到呢，她居然请假回家！）

“嗨！太想念满山坡的萱草了！”她这么解释请假的因由。我想起她第一次来时送给我的那些漂亮剪纸。那些剪纸后来被我压在玻璃台板下，每天见，每天花儿朵朵盛开。

回了家，晋明在村子里四处转悠。她已经有三年没回家了。大学时，她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寒暑假都不待在学校里。大学四年中有三年，她不向父母要一分钱。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

她手拿相机在村子里闲逛。三年不见，她觉得村子寂寥了很多：到处是荒草和藤蔓。很多田地荒着，杂草丛生。这个季节，应该是谷物滋长、田野一片油绿的时候，可是村子里空荡荡的，了无生气。

她问母亲，母亲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外头钱好挣，种地辛苦又不得钱，我要是再年轻几年也出去……

村里就剩老人和孩子，老人拖着疲惫的身子还在干活；小孩们没人管，放羊一样，无所事事地游荡。大的小孩，都到入学年龄了还没去读书。他们的爸爸妈妈忙于打工挣钱，一年两年、甚至数年不回家。

照片里端着饭碗的那个小女孩叫“肥妹”，爸妈已经四年没回家了。她今年十岁，还没上学。家里有个奶奶，平常都是奶奶照顾她。可是奶奶身体不好，经常胃疼。奶奶胃一疼就说不出货，坐在板凳上，像截干枯的老木头。肥

妹很替奶奶担心,但是又无能为力。

她知道她这个年龄应该坐在教室里念书。可是,什么叫“应该”呢?“应该”就是:你可以想象,却不能拥有。这是小小年纪的肥妹,对生活的理解。爸爸妈妈为了省下路费,过年也不回家。奶奶照顾她,她其实也在照顾奶奶。她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谁也离不了谁……

晋明说她很喜欢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脸上的表情,让她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两个月里,她们从陌生到相互喜欢。看得出,照片里的小女孩,像信赖大姐姐那样信赖着晋明。她笑起来的样子,让人想到清晨滴着露珠的小牵牛花……

晋明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家乡,办一所小学。“学校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萱草小学’——还记得萱草吗?满山坡满山坡惊艳的金针菜?它还有个别名:忘忧草。‘萱’代表着‘母爱’,萱草的花语是‘隐藏的爱’!”晋明一脸生动地构想着她的萱草小学。

我看着她,猜想着她下面的话。

“我在想,在我离开上海前,得请你帮一个忙!”

“什么忙?”

“请你写一篇报道,以你的生花妙笔。这些照片随你挑,配你的文章。”

“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只需如实叙述就可以了。”

“就这些?”

“就这些。——不,我期待着你的文章引起关注——

这是我第一步的设想。”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希望借你们报纸的影响力，发起一个‘爱心捐款’活动……有了钱——当然最重要的，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才好建校办学。”

“设想很好，可是哪有那么大的把握？”

“不试试怎么知道没有把握？”

“……”

“我相信你可以！”

和晋明告别后，我拎着一个柯达的纸袋，在城市里穿行。

纸袋里装着一厚叠照片。照片里的男孩女孩笑容灿烂，脸上脏脏。缺了两颗门牙的肥妹也在其中，小牵牛花似的表情里，满是希冀。

我心事重重，感觉一堆小孩的命运被我捏在手里，第一次，以郑重的心情，回望我的历史不长的、总是不以为意的记者生涯……

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了这篇报道的题目：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迫不及待，想去恩施这个拥有如此美好地名的地方，晋明的家乡，看一看满山坡的萱草。那里，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的草样年华

亲爱的老爸老妈：

噢，不，原谅我，还是去掉TMD“亲”“爱”“的”——我烦这三个字!!!

今天是进铁屋子（我管这里叫铁屋子）满一个月的日子，又逢我生日——顺便问一下老爸老妈：你们是否把我14岁生日给忘了？

罢了、罢了，不想坏了今天的好心情。

我在这里很好。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梳洗去操场晨练。哈，你们想象不到，当男队女队喊着齐整的口号，一支支从宿舍向操场上聚拢时，那阵势……连杨树上的乌鸦都来凑热闹！

说到杨树，我想说说铁屋子的印象。尽管没人愿意在铁屋子待太久，但我还是觉得这里要比TMD（抱歉，成口头禅了！）学校好，比家里也好——如果不是围墙太高，不是围墙上的铁丝网夜晚看起来太阴森森，不是一身灰囚衣太刺眼，我倒想在铁屋子待上一辈子！

这里有很多挺拔的杨树，郁郁青青。尤其秋天叶子黄

了时，像蝴蝶一样飘落。夜空中的大蝴蝶有点诡谲。但若是在白天，黄透了叶子的杨树，真美啊！——美得舍生忘死，简直不像尘世中的树！（哈，后面这句话是山西女作家蒋韵说的，版权所有！不过她说得太——TMD绝了！我从此喜欢上了她！）

在铁屋子倒看了不少书。这里也有图书馆、阅览室，无聊时打发时间正好。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回家的话一定要来看我。向爷爷打听一下，很容易找到，周村下去，向北200里，看到一圈高起的围墙，上面有铁丝网就是。

沙莎

11月15日午后

11月16日 微风/小雨

昨天的信突然不想寄出。寄了又如何？他们是不会回的。

老爸老妈只知道赚钱、赚钱！总是有赚不完的钱。我怀疑他们睡梦里也在赚钱！！他们有赚钱的时间，就是没回家的时间。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我都记不得了。——其实我不记得的是老爸老妈的脸。真的，如果不是身边有张他俩的合影——那张照片不知是谁的技术，把人拍得巨小！——我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我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他们记得我的样子吗？）都三年零三个月了，一千一百八十七天啊，我都小学毕业升初一了！……这跟没爸没妈有啥区别？！



前几天在阅览室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国目前有2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一年难得回一趟家。因为无法同时照顾小孩，就将孩子托付给老人或亲戚照看。爸爸妈妈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像野草一样地生长……

哇，像野草一样生长！说的不是我吗？我就是那2000多万里的一个！人家的孩子是“花样年华”，我们留守孩儿是“草样年华”。说什么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生存状态堪忧，学习成绩下降，心理失衡，人格发展不健全，道德水准滑坡……嗨，全沾上了！什么“特殊群体”，不就是一群坏小孩吗？坏小孩怎么了？如果“坏小孩”（的名声）可以换回老爸老妈在身边，是的——我愿意！

我愿意在挨了老师骂、受了同学欺侮后，回家被老爸老妈数落！我愿意衣服旧了袜子破了由老妈来照料，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自己去解决！我愿意每天早起早睡，做个听话的乖小孩，而不是一夜夜被噩梦惊醒，躲在被窝里哭泣！我愿意被老妈管头管脚，生长的秘密由她来解开，而不是现在放任自由，初潮来时绝望得想死！

……

11月20日 多云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四周全是高大挺拔的杨树。杨树的叶子黄透了，阳光下，璀璨得有些……不可思议。

突然，树林里窜出一男一女。男的手里拿着刀，菜刀，

滴着血。女的面目憔悴，神情紧张。一男一女向山崖跑来。有人在远处追杀。我一闪身，躲进矮树丛里。我在矮树丛里偷看，啊——那两张脸有点眼熟！

后面的人追上来了，三条大汉，手里都有凶器。眼看一男一女无路可逃，一场厮杀就要开始。我躲在暗处，屏住呼吸，脑海里有个念头：起来，快起来！将刀子抽出，对准三个大汉中的一个……

可是我却使不出劲，像被点了穴般动弹不得。我想要叫喊，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厮杀声响起。杨树林里刀光剑影。我握紧拳头，合上双眼。

我在一声惊叫中醒来。醒来后一身冷汗。隔壁床的蛛蛛被我吵醒，探过身来问：“又做梦了？”我在黑暗中点点头，躺下。

我不再睡着。总是这样，我被噩梦惊醒，睁眼到天亮。我呆望着天花板一直在琢磨着那个梦。梦里的一男一女——我确信：这一男一女就是我那数年不回家、从这个城市转到那个城市的老爸老妈。

可是，为什么梦里的老爸老妈会被人追杀？为什么老爸拿着血淋淋的菜刀？他们杀人了吗？遇到仇人了吗？……

11月21日 阴有雨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爸老妈就去城里打工了。（先是西安，接着又到武汉、合肥、南京……后来跑去上海，不知